



大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二十五次全体会议

2000年9月20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霍尔克里先生 (芬兰)

下午3时开会

议程项目9 (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请利比里亚外交部长莫尼·卡普坦先生阁下发言。

卡普坦先生 (利比里亚) (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查尔斯·甘凯·泰勒先生阁下出席这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主席先生，我高兴地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主席。我国代表团感谢你给这一重要的委任职务所带来的精明的外交技巧和受人尊敬的智慧。因此，我们确信会议能取得成功，并向你保证利比里亚代表团将全力予以合作。

我愿借此机会向即将离任的主席，我的兄弟和同事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表示敬意，他以非常干练的方式指导了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工作。

同样，我要向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表示赞赏，他在继续履行其职责方面显示了他的想象力、远见和效率。

本届会议面临决定国际社会如何解决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问题这一艰巨任务。它负有协助预防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和区域性冲突，以及确保我们以均衡和

一视同仁的方式解决这些冲突的任务。此外，它必须考虑到如何使目前的国际金融结构公平。尽管全球化提供了被大肆宣扬的收益，但发展中国家仍然被不断增加的债务负担、不公正的贸易做法、官方发展援助额下降、落后的保健提供系统以及资源流量不足所困扰。为全球协调行动改善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作出敏感反应，这些都是极为必要的，在我们的审议工作中绝不能忽视。

《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多年来已被证明具有持久的价值。象过去那样，利比里亚重申其对这项文书的承诺。业已发生变化的这种机制继续是实现更佳的国际关系的不可或缺的框架。但各会员国绝不能继续只是在口头上支持联合国，一定要避免利用联合国来追求狭隘的国家目标，这经常会使其他国家丧失信心。

在新千年来临之际，正如几星期之前的千年首脑会议确认的那样，联合国的工作成果将主要通过其维护和保护自由、平等和团结、容忍、非暴力、尊重自然和共担责任等普遍的价值观念的能力来衡量。利比里亚打算成为这一进程中的组成部分。

联合国存在着一些需要不断注意和改进的领域。利比里亚和其他会员国已提及有必要处理一些结构和体制上的问题，这些问题继续损害着本组织的效力。正象我在千年首脑会议的讲话中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首先审查安全理事会现结构中所体现的世界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人民不公平的代表权问题；第二，审查安全理事会内决策过程的不民主问题；以及第三，审查某些大国、富国和强国连续违反《联合国宪章》而明显不受惩罚的问题。

事实上，本组织在创建之初，便赋予五大国监视整个世界的责任。当时的情况证明这种体制是合理的，而作为《宪章》的签署国的利比里亚，则断定这种安排是可接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出现了新的实际情况，这使得这种旧安排不现实、不公正并确实无法接受。

有必要考虑一下当前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现实情况。我几乎没有必要说利比里亚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安全理事会行使否决权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否决权已被证明是与《宪章》的崇高目标相抵触的。

利比里亚关注其人民的和平、公正、发展和经济进步，将会对所有国家至关重要的问题发表意见，而对于这些问题，它也应发表同样的权威性意见。

考虑到和平可以转化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利比里亚继续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的框架内开展工作，使和平在我们这个分区域成为一种现实。在这方面，利比里亚享有承担这一任务的特权，查尔斯·甘凯·泰勒总统 2000 年 5 月在阿布贾被其同事、西非经共体的国家元首们赋予了这项任务。

为了与 2000 年 7 月 26 日在蒙罗维亚由利比里亚总统主持，在西非经共体主席、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主席、尼日利亚总统和冈比亚总统之间进行的磋商相协调，联阵统帅部通过寄送西非经共体主席的信函，任命了一位新的革命联合阵线（联阵）的领导人和对话人。这样，福戴·桑科下士便被排除在塞拉利昂的和平进程之外。此外，联阵的新领导层已经书面表示愿意接受停火，返回到 1999 年 7 月 7 日签署《洛美协定》时所处的位置，接受联合国驻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的一支西非经共体小分队进驻联阵的地点，以及继续执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方案。

利比里亚与其他西非经共体成员国一道，也呼吁新的联阵领导层显示诚意，将所有夺取的武器、弹药和装备交还给联塞特派团。据报道已有一些装甲人员运输车被送回到联塞特派团，但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实现武器全部归还。

利比里亚希望借此机会再次谴责联阵拘留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行径，这种行为给我们确保集体安全的协同努力造成了困难和危害。同样，最近在东帝汶和几内亚马森塔对联合国人员进行的攻击，也是不可接受的，这使得联合国各会员国有必要采取共同行动，防止将来再发生对联合国人员的攻击事件。我们应该向一切团体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即世界人民打算充分保护那些为了并代表联合国而受命执行具体任务的人员，无论他们是从事维和任务，还是提供其他人道主义服务。

利比里亚政府表示支持安全理事会第 1306（2000）号决议，该决议要求停止自塞拉利昂走私钻石。作为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我国政府已决心采取若干主动行动，其中包括颁布一项法令，将出口无文件证明或无证书的钻石的行为治罪；并颁布立法，要求利比里亚中央银行根据现有法律发放原产地证书；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专家的协助下研究一种透明的程序。

在利比里亚内战之后，我国政府采取了若干措施以巩固我们分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特别是由于许多心怀不满的前战斗人员已在邻国寻求避难。利比里亚政府在西非经共体和联合国的协助下，自愿销毁了 21 000 件小型武器和 300 多万发子弹。利比里亚政府还与西非经共体签署了关于暂停进口小型武器的议定书。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而且目前还在实施针对利比里亚的不公正的武器禁运，但来自邻国几内亚的武装反叛分子还是第三次袭击了利比里亚。我们已向本大会、安全理事会、非统组织和西非经共体报告了来自几内亚-塞拉利昂边界地区的武装反叛分子再三侵犯利比里亚领土完整的情况。尽管没有普遍得到承认

也未受到谴责，但 1999 年 4 月反叛分子从几内亚袭击了我国，在同年 8 月又一次袭击了我国。

来自几内亚共和国的第三次，也就是最近的一次攻击仍在继续，它导致人命丧失、财产损失，造成我国大批人流离失所。

我们对来自几内亚的叛乱分子正在使用的大批新武器和新弹药以及给我们分区域目前武装冲突和潜在紧张状况温床可能造成的影响感到震惊。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高级专员办事处）将大约 32 000 名难民遣返利比里亚的工作由于武装入侵而暂停。的确，我们分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尤其是制止西非的非法军火交易，对利比里亚而言是关系重大的。

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拉利昂之间的边界不容侵犯，这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再次呼吁联合国在这些边界地区派驻人员，监测所有可以通行车辆的过境点。我们知道监督整条边界沿线的费用庞大，因此建议利用空中多光谱服务设施来监测整条边界沿线的任何异常行动。用这种方法获得的情报对于三个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很有帮助。此类服务的费用是合理的，是国际社会能够承担的。

利比里亚政府谨提醒大会注意几内亚境内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难民遭受虐待的问题。几内亚总统兰萨纳将军在 2000 年 9 月 9 日的讲话中提到了这一点，并得到了人权监测站的确认。难民遭到逮捕、毒打，有些人甚至被强奸。

这些行为违反了国际公约。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敦促几内亚当局尊重并保护该国境内的所有难民。对几内亚发动的攻击固然应受谴责，但不能成为以此种非人道方式对待无辜难民的借口。

利比里亚仍然致力于在国内和整个分区域寻求和平与稳定，与此同时，我们将作出艰苦努力，谋求改善本国人民以及西非经共体条约所涵盖的分区域国家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

我在去年的发言中曾重申我国政府要求安全理事会取消 8 年前于 1992 年对利比里亚实施的武器禁运。我提出了若干理由来证明我的这一要求的合理性。其中主要的一条是捍卫利比里亚领土边界和保护其境内所有人的宪法义务，尤其是鉴于来自几内亚的反对派分子对利比里亚的一再武装入侵。在 2000 年 7 月初，反对派分子再次从同一国家侵入利比里亚。他们公开声称要推翻合法选出的查尔斯·甘凯·泰勒总统的政府。就在我发言的此时此刻，政府军与反对派分子之间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

尽管我们一再提出的取消武器禁运的要求没有得到安全理事会的同意，但是我们再次将这个问题提到这个机构，要求紧急审议。

利比里亚和西非分区域目前的安全状况要求我们着手消除这些限制，以便利比里亚政府能够拥有保护我国领土边界范围内的公民和其他人以及维持一个稳定环境的手段。另一方面，在武装入侵事件一再发生的情况下，针对利比里亚的武器禁运的持续存在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我们固有的自卫权。如果联合国不准利比里亚行使自卫的权利，那么联合国有义务为利比里亚提供安全和保护。

联合国对利比里亚实行的武器禁运使利比里亚容易遭受境外反对派对国家和人民发动的无端残酷攻击。我们认为，反对派势力对这一点的了解加剧并助长了对利比里亚的持续攻击。

安全理事会的武器禁运不仅损害和危及利比里亚的自卫能力，而且还使我国的大学无法得到所需的实验室化学品，使我国工业部门无法得到用于矿场和采石场所必需的炸药。因此，武器禁运继续给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我国的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

在这一冲突后环境中，迫切需要建立人们对诸如保健、教育和农业机构以及安全部门等政府机关的信心并提高它们的能力。它们对于满足包括前战斗人员在内所有利比里亚人的基本需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997年12月，一些国家在巴黎为实现这一目标作了认捐，然而，我国政府的重建方案所收到的援助却很少。

尽管国际社会保证说，我们如能成功开展解除武装进程，随后举行自由与公平的选举，就可以得到国际援助，但是国际捐助各方一直在持续实行惩罚性脱离接触政策。

从本质来讲，按照这项政策，所有已知的获取援助的道路都设有各种不实际的条件限制，即使是没有遭受过内战的国家也难以满足那些条件。我们要指出，这种排斥性态度就等于是对利比里亚及其人民实行经济制裁。

然而，无论我们拿出什么理由来辩护，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仍然是，利比里亚人民已经受到长达7年之久的内战之害：脆弱的儿童、妇女和老人应得到人道主义援助，而无论存在任何政治上的考虑；人们并不在乎那些自诩有权决定什么是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可接受行为的权力经纪人玩弄什么政治阴谋。

作为一个拥有主权的民族，我们要求在决定我们自身的命运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自行决定我们发展方案的权利，这是无可争议的权利。我们是人类大家庭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我们抱有种种善意和正直的需要和愿望。我们也希望从《千年宣言》中所强调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中获得好处。

在我国国家生活的目前这段动荡时期，利比里亚人民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他们不懈地努力重建他们的生活。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给予同情和人性谅解，提供必要援助，使利比里亚人能够享有获得粮食、安全与平等基本人权。

千年首脑会议的成功举行加强了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改进对联合国的管理的共同决心。在此情况下，台湾的2300万人民仍被剥夺加入联合国的权利，这在道义上看来是说不通的。

大会第2758(XXVI)号决议剥夺了台湾人民参加联合国活动的权利，这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普遍

性原则。在全球交往、经济相互依存、政治变革、民主化与和解过程已经强化的时代里，此种不公正现象如何可以持续下去？

考虑到中华民国的不可否定的记录、陈水扁总统最近当选所证明的它的民主经验、它对人权的尊重、它接纳市场经济而建立起的经济实力；该国人民的能力、想象力和勇气；它的技术成就以及对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捐助，谁能质疑它的重要地位？

利比里亚强烈重申呼吁让中华民国加入这个世界组织。我们认为，中华民国能够作出有利于联合国大家庭最高利益的重要贡献。

世界已经看到科学与技术方面的重大成就，它们导致了迅速的工业化以及人类生活水平的改善。尽管科技成就导致产生了新的药品和其他科学知识，但同样也给环境和人的生存造成威胁。迅速的工业化和科学发现正给环境造成危险影响。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的活动，那么科学成就的甜蜜故事将可悲地导致悲剧和末日。在这个新千年里，我们不能无视环境退化给我们生存构成的威胁。挽救地球是地球上60亿居民继续生存的先决条件。

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各项努力，赞同该委员会建议于2002年最好在一个发展中国家举行大会的首脑级审查会议，重新评价1992年在里约会议上就《21世纪议程》所作的决定。

非洲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众多阻碍包括贫穷、保健系统不完善、区域内战争和国内冲突。众所周知，战争、内部冲突和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的首要破坏目标是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联合国的记录显示，在受战争和内部冲突影响的国家内，人口迁徙使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流行程度加大。因此，我们不应忽视冲突后国家需要特别重视对付这一疾病的事实。

在整个非洲，艾滋病毒/艾滋病导致10至24岁的青少年和25岁至45岁的成年人死亡率上升。

我们呼吁联合国有关机构和艾滋病毒/艾滋病方案中的其他伙伴帮助利比里亚获得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所需要的 650 万美元。

与此同时，关于安全理事会在今年 1 月为审查战争和内战与艾滋病毒/艾滋病传播之间的关系所设立的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工作组，我要表示我国代表团赞同为减少新传染规定的目标，以及赞扬迄今为向艾滋病毒/艾滋病受害者提供照顾、支持以及信息和药品而采取的措施。因此，我国代表团赞扬联合国向受到这一致命流行病严重影响的国家提供援助。

除了艾滋病毒/艾滋病外，疟疾、结核病和小儿麻痹症严重造成这些疾病蔓延的国家丧失社会经济成果。认识到这些传染病对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构成的障碍，尼日利亚提出于 2001 年主办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其他传染病的非洲首脑会议。与此同时，我们赞扬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总统于今年 4 月主持关于“击退疟疾”的非洲首脑会议。

我们利比里亚人没有放松努力以减少、如果不是消灭这些继续危及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健康灾祸。因此，利比里亚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下开展了一场强大的运动，成功地控制了小儿麻痹症。在过去几年，小儿麻痹症使我国数千公民丧生和瘫痪。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运动针对 90 万人，接种疫苗的人数为 911 423 人。

我高兴地报告，如果允许我借用这场成功的运动中的一句主要口号：我们决心“把小儿麻痹症赶出利比里亚”。

利比里亚继续承受债务负担。这一债务仍然是富国和穷国之间差距的主要因素。这笔债务是在冷战时期为寻求势力范围提供的贷款的结果，正如我在千年首脑会议的讲话中所说的，这笔债务不符合借债人利益。作为债务负担的结果，我国儿童得不到食品、教育、保健以及他们父母得不到工作。

我们赞扬有些国家已采取措施减免较为贫穷国家的债务，但我要强调，除非所有富裕债权国采取措

施以消除这一负担，它将继续是沉重的，并且是贫穷国家持续发展的障碍。

利比里亚拒绝高度负债穷国倡议所谓的效力，并要求七国集团加俄罗斯为所有高度负债穷国考虑一项全面的免除债务方案。

今年 1 月，在利伯维尔举行的减贫与增长会议上，加蓬强调指出了哥本哈根会议没有解决的冲突后国家局势。

在这一方面，利比里亚建议召开一次冲突后非洲国家区域性首脑会议，以制订一项现实的取消债务方法并要求国际社会支持这一重要的行动。

在我结束发言时，我很想知道这一新千年将给世界人民带来什么。民族主义今天仍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现实，尽管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同样，强权政治和“强权即公理”仍然普遍存在于国与国之间关系、特别是强国之间的关系中。强国将在要求善政、民主、透明和人权的幌子下削弱民族主义的热情吗？

我们确实看到以双重标准和别有用心地提出这些要求。能否在一个和平共处的、充满文化多样性的世界中在平等地承认和尊重大小和贫富国家自决权利中维护《宪章》的崇高原则？本千年是否会看到结束文化霸权主义和傲慢态度的、以及与这一新的文明和技术时代格格不入的原始观念？

我们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动之间的一致将经受后代的考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中非共和国外交部长马塞尔·梅泰法拉先生阁下发言。

梅泰法拉先生（中非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我们顽强地寻求一个和平、进步、团结和和睦的世界的努力最近促使全世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千年首脑会议上保证共同思索在 21 世纪把这一愿望变成现实的方法。

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可归纳为需要我们迎来一个新的国际关系时代，毫无疑问，这些结论是本组织未来工作的框架。

因此，我们的工作在这一积极的背景下展开，以便使我们能够根据我们的国家元首在审议期间提出的指导方针行事。

但是，在我国代表团对我们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新挑战的世界状况作出自己的评估前，我要代表中非共和国总统和国家元首昂热·帕塔塞先生阁下向你、主席先生以及主席团其他成员就你们当选为本届会议主席团表示最衷心的祝贺，他祝愿我们大家工作成功。

贵国、芬兰在国际事务中占有的特别地位，以及你对国际事务的精通预示着本届会议将取得成功。在这一方面，你能够指望得到中非共和国代表团的合作。

你的前任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精干地指导了第五十四届会议的工作，我国代表团对此表示高度赞赏。

我还要再次向秘书长表示中非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他在领导本组织方面不断做的工作，以便为变得确实错综复杂的世界中的和平与发展奠定牢固的基础。他在千年首脑会议上所作的介绍性报告中提出的各项建议的重要性反映了他深刻地致力于为本组织事业充分服务，我们向他表示深切的感谢。

此外，中非共和国一直鼓励本组织努力实现普遍化，欢迎接纳图瓦卢为第 189 个会员国。我高兴地代表中非共和国代表团祝贺这一年青的共和国。

建立一个和平、进步、团结和和协的世界，是联合国创始人的想法。

那么谁能够解释我们在 55 年后竟离实现这一目标这么远？

当和平没有保证时，就会让位于战争。象贫穷、一无所有、贫困、艾滋病毒、疟疾和结核病这种因素

同不容忍、非正义、莫不关心和社会不平等现象一道，构成了对和平的平衡的威胁。

进步只是人类四分之一所享有的现实，而另外四分之三则仍然没有体面的生活条件。

在已经是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仍然有选择地实行声援。

所有这些都无法在这一持续变化的世界中促成伙伴关系。

这就是我们进入 21 世纪之际的世界状况。

秘书长题为“我们人民：21 世纪中联合国的作用”的报告，优点在于指出了所有这些无助于确保顺利开展国际关系的扭曲现象。

然而，尽管联合国在成立 55 年后尚未实现其成立所引起的希望，然而，事实仍然是它确实存在。它确实仍在存在的事实首先要归功于实际上认为本组织是有必要的各国的决心。因此，我们必须激发起对联合国的新兴趣；这就是本届会议所利益攸关之处。

联合国必须重新获得其权威，以促进控制 21 世纪中世界上各种事件的走向。我们必须按照各国之间的真正的相互声援，设想出一种新的合作，它将使我们能够共同组成对和平的捍卫、促进发展和进步、并促进全世界各地的人权和民主。

实际上，今天当你环顾世界时，会发展和平在很多不同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大陆上受到威胁。

此外，这些情况的发生使解决冲突的常规机制好象不再适合应付危机局势。而且联合国以及各区域组织所提供的资源，得以面对冲突而产生一种新的态度，它首先涉及到区域一级的相互声援。

正是在这一情况下，我国今天仍然是一个联合国办事处，即负责争取巩固和平的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的东道国。实际上，中非共和国于 1996-1997 年成为其预备地点的不幸事件，促使非洲各国首先在使联合国参与进来之前于班吉协定执

行情况非洲监测团范围内加以干预。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特派团以其存在和在恢复和平与促进民主和解中所作的工作而作出了真正的贡献，因为它在安排立法和总统选举中提供了支持。

我要再次再一次表示：中非共和国政府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安全理事会成员特别是那些通过向中非特派团提供必要资源而为支持该特派团作出如此慷慨的贡献的国家。

在中非共和国所取得的经验可以作为联合国的财富，反应出维持和平与巩固和平方面的成功。我国代表团支持《卜拉希米报告》，希望它所体现的建议将得到充分执行，以便我们确实看到一种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理论牢固树立起来。

同样，我国代表团希望联合国提供同样的资源来促进永久解决塞拉利昂、安哥拉、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之间、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局势。

刚果民主共和国同我国拥有相当长的边界，对该国来说，我国代表团呼吁国际社会在联合国范畴内进行合作，以便能够找到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这一冲突的后果已经给同我们保持兄弟亲情的刚果人民及给中非共和国这种邻国造成了沉重的代价，中非共和国目前正收容逃离战争影响的数以万计的难民。我国代表团借此机会呼吁有关国际当局、尤其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特别注意中非共和国的这一情况。

此外，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正在展开的争取解决中东问题的进程。我们完全相信，有关各方的决心将得以消除最后剩下的障碍，以便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找到公正、经谈判取得和持久的办法。

联合国随后应重新获得其权威，以使它能够作出贡献，让多边主义发挥作用来促进全世界的发展。实际上，我国代表团不否认战胜贫穷而进行的国际努力，同时承认发展中国家应承担主要责任来确保其发

展的必要先决条件，但希望国际社会将应付贫穷的问题并在21世纪中对此采用新的思维方式。

所有贫穷的指数都摆在我们面前，你为发现它们在非洲到处存在：脆弱的小学制度、缺乏卫生基础设施、缺乏饮用水和适当的卫生条件，这只是几个例子。非洲大陆占世界上每天生活费用不到一美元的十亿居民中的一部分，而世界上的三分之二人口确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三的收入。

非洲的贫穷是极为严重的；我们必须尽全力找到新的方法而使之在21世纪有所减轻。

中非共和国今年初参加了关于非洲增长和消除贫困问题的利伯维尔首脑会议，它遵守布雷顿森林机构提出的与贫困作斗争的新的战略框架。因此，我国呼吁增加用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资源，以支持中非共和国与贫困作斗争的战略。

当然，发展中国家要想参与发展工作，必须消除贫困。对非洲国家来说，情况尤其如此。但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真正有能力应付发展挑战。在这一点上，我们想到了债务负担问题，因为它继续对一切发展努力构成巨大障碍。

那么，我们如何确保全球化促进非洲的发展，而不是导致其边缘化？就新技术正在推动人类的整体进步而言，非洲自然可期待从中受益，我们再度呼吁制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工作规则，将非洲的利益考虑在内。

秘书长在其千年首脑会议的介绍性报告中，提醒我们一切活动都是立足于人的。没有比这更精辟的了。我国代表团希望，联合国将重建其权威，以推动创造必要的条件，在全世界促进权利和民主。保障和保护人权有助于在一个国家中建立国民共识和加强民主。

我们中非共和国人对此有深刻的了解，因此我们正在创立一个政府机构，称为人权高级委员会，其任

务不仅是监督人权的遵守状况，还包括执行中非共和国为促进人权而签署的各类国际法律文书。执行工作需要资金，以便在国家一级尽可能广泛地传播人权。人权是不可分割的，必须在各国之间进行合作，以促进全世界的人权。我国代表团希望，在二十一世纪，联合国将日益加强其对建立世界性人权文化的国际努力的参与。联合国必须信息灵通，不断更新，以便发挥这一作用。

更新意味着适应当今世界的现实。本组织职责范围内每一问题上的程序、方法和方针都应实现合理化。然而，我们不要忘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首要任务。这一责任主要应由安全理事会承担。

我国代表团希望看到安全理事会进行改革，以更好地履行其职责。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安全理事会的构成应当反映这一点。虽然否决权在今天不象在冷战时期那样遭到滥用，但我们应当调整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以适应新的国际现实。这是中非共和国代表团的看法。

这样，我们就可以为确定道路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作出贡献。这需要各国作出切实和自愿的承诺。今年通过的非洲联盟《组织法》就是这样一种承诺，表明非洲乐于同联合国一道迎接各种挑战。我国将尽一切可能，鼓励这一新的、促进一体化的运动。

目睹联合国诞生的这个世纪结束了，新的世纪开始了，在这个世纪中，联合国依然存在，这应当令人类感到满意。但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应当如何来利用联合国：这确实是秘书长在其千年首脑会议报告中提出的一个基本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听任联合国继续陷于会员国之间的矛盾之中？我们是否应当绝望地听任其权威在维和行动中受到蔑视？我们是否应当继续听任本组织在发展向前的世界中落后？中非共和国给出的明确答复是“不”。

因此，让我们重温联合国创始人的理想，确保在新的世纪中，联合国将具备必要手段，促成全世界的和平、团结与和谐。只要我们向往这个世界，它就是

可能的。这个世界就是各国领导人在千年首脑会议上向我们传达的信息中表明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想告知大会，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代表要求参加一般性辩论。由于发言者名单已在2000年9月14日星期四停止登记，我想请问大会，对将该代表团列入发言者名单是否有什么反对意见？

没有反对意见。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因此将列入发言名单。

我现在请玻利维亚外交部副部长费尔南多·梅斯梅·特里戈先生阁下发言。

梅斯梅·特里戈先生（玻利维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就你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主席，玻利维亚政府交待我向你转达其最诚挚的祝贺，选举是对你个人品质的承认和对你的国家的敬意。同时，我还要就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在第五十四届会议期间的工作以及他在筹备千年首脑会议和千年大会时作出的努力向他表示感谢。

我还特别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提出千年首脑会议的筹备报告。报告内容让我们能够考虑和解决联合国过去55年一直关注的一些具体问题。

我们还欢迎最近接纳图瓦卢加入联合国成为最新的正式会员。

最近召开的千年首脑会议重申国际社会承认联合国组织的重要性、意义和前景。千年首脑会议还强调了改革和装备联合国，使之适应我们所生活的新现实的紧迫性，这种新现实必定与联合国诞生时的局势和情况非常不同。

今天，各国人民和政府的关注也不同。贫困、不发达和不平等的加剧，助长了新的分野，并有可能导致发生暴力。这些现实必须予以纠正，因为它们有可能酿成冲突。如让这些冲突发展下去，就可能严重危害世界经济和政治稳定以及——毫无疑问——国际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如要成功疏导全球化的期望和机遇，特别是出于为了受新形式排斥威胁的较易受伤害国家经济着想而控制和切实防止全球化的内在危险，就需要加强联合国。

联合国必须更新，以便继续成为建立一个更安全、更团结的世界所需的有效的对话工具。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确定联合国的优先事项，使之有利于清晰和有效的行动。这需要对联合国系统的经济和金融机构作重大改革，使大会的工作方法现代化，改革安全理事会使之适应新现实。其它同样重要的任务包括确保联合国得到必要资源；为发展和维和行动筹措资金；根据国家支付能力的根本原则调整会费分摊比额表。

几天前，在千年首脑会议上，玻利维亚总统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提到自由和贫困以及贫困和暴力之间的关系。他呼吁应根据共同责任原则和出于对民主的真正承诺向贫困开战，减少目前可能进一步加剧的不平等。

在公开的经济中，关闭市场和出于保护主义意图采取歧视性措施是不公平的。通过更大资本流动和减免债务方案照顾经济规模小的国家，同样非常重要。

科技应该成为人类的遗产。科技知识不应扩大已有的差距和分歧。

最近在巴西利亚召开的历史性南美国家总统会议上，该地区国家元首们强调获得新资讯和知识的重要性，这种新资讯和知识将为我们这些国家提供机会和可能，加强进修教育制度，使社会各个领域的各级教育得到保证，不受限制地获得知识和资讯。

民主基本上是要组织社会的生活。民主是一种重要的概念，不断变化，并随着社会本身的变化而更新，但又不降低自身的根本价值。尽管我们确信民主应该不仅是选举的形式，确信主权被赋予人民并通过人民的代表得到表达，我们玻利维亚宣布，政治对话和磋商的原则是多元化和分享民主制度的基础。

在这方面，在班塞尔总统执政期间开始了全国对话。这一办法的目的是建立政府机构、政治体系和全社会的组织之间共同努力和共同责任的新关系。1997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对话，制订了重要的国家政策。

今年，再次开始了全国对话，以期推动组织性改革和制订全国性反贫困方案。正在制订一项新计划，玻利维亚全国城镇 3,000 居民将参加这项计划，目的是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确立权利和责任，使我们能够对付贫困。尽管民主生活存在了近 20 年，贫困仍旧影响着我国各界广大人民。

1997 年 8 月，班塞尔·苏亚雷斯总统执政后不久郑重宣告，在他任职期间，玻利维亚将执行一项包括可选发展途径、消灭非法古柯作物、没收、预防和康复的综合政策，一劳永逸地摆脱毒品的阴影。

尽管有人怀疑这项计划的可行性，我们现在可以确认我们将能够提前履行我们的承诺。1997 年，玻利维亚大约有 38 000 公顷非法古柯种植。今天，这些作物 80% 以上已被清除。

我们现在基本关注的是是否能够保持这些成果。必须创造条件防止将来因缺少工作和收入重新恢复古柯叶的生产。我们现在重要努力的目标是可选发展途径，以确保其它生产性活动的合法收入能够取代非法古柯收入。如果我们无法取得具体成果，我们就有可能看到那些无望找到其它生存方式的人再次受到种植古柯的诱惑而无法自拔。这将是向毒贩子投降，不仅象征玻利维亚而且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失败。

因此，玻利维亚的需要是在两个基本领域的支助：首先，在投资领域，促进产生大多数就业机会的部门的经济增长；其次，为我们的出口开放安全的市场。

在大会过去历届会议上，玻利维亚阐述了它之所以绝对需要恢复海洋国家地位所依据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理由，是海洋国家地位使它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而存在。为此目的，玻利维亚一直鼓励同智利共和国进行直接对话。

由于过去进行了各种接触，玻利维亚和智利外交部长于今年 2 月 22 日在葡萄牙会晤，在那里达成了关于制定一项工作方案的协定，该工作方案将在对话的以后阶段予以正式确定，方案中没有任何除外责任规定，包括了双边关系的各基本要点，并谋求克服阻碍玻利维亚同智利之间全面一体化的各种分歧，其中的主要障碍无疑是玻利维亚未得到解决的海洋方面的要求。最近在与南非总统会晤时，玻利维亚总统雨果·班泽尔和智利总统里卡多·拉戈斯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重申他们的政府愿意毫无例外地就与双边关系有关的所有问题进行对话，以便创造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从而能够在两国的结构和立场的基础上建立密切的联系。

国际社会，特别是美洲正满怀期望注视着这一外交进程的发展以及所取得的进展。关于毫无例外地就所有问题进行对话的提议是对所有有关各方创造力的一种挑战，并且是对我们政治意志的考验，看我们是否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自 1879 年以来一直存在的不公正局面。此外，并将加强拉丁美洲以公正、和平与谈判的方式解决自己争端的能力，从而在区域一体化的道路上向迈进。

在这方面，我们提议执行一种方案来促进玻利维亚西部和智利北部的综合发展。我们还相信，秘鲁将参加这一方案，以便调动这个区域里这三个国家的资源和能力。这样将有助于把大西洋流域同太平洋流域联系起来。毫无疑问，玻利维亚一直是处于大陆中心的内陆国的地位阻碍了创造一种重大的机会来彻底了解南美区域以及在这个区域进行对话，并极大地降低了为促进一体化在这个地区展开的工作的成效。

这届会议给了我们一个适当的机会来感谢秘书长科菲·安南关心玻利维亚同智利之间的关系，是我们两国当局把这个问题提请他注意的。秘书长对按照双方所商定的条件在国家元首、外交部长以及玻利维亚和智利其他当局间举行的会谈表示满意。

我国保证将尽一切努力把玻利维亚和智利总统最近所表达的愿意变为行动，这将使我们玻利维亚人

和智利人为了明天以及本着兄弟精神在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方面取得进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缅甸外交部长温昂阁下发言。

昂先生（缅甸）（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热烈祝贺你理所应当当选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千年大会的主席。我们坚信，在你得力的领导下，大会在这个新世纪举行的第一届会议将圆满成功。这届会议将使我们有机会全面审查本组织过去的工作、其各种成就以及需要加强的领域，以便使它能够应付新世纪中的各种挑战。

我并谨对你的前任纳米比亚的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在我们筹备这次千年会议期间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以及感谢他以不懈的努力和献身精神、技能和明智的管理指导 20 世纪大会最后一届会议圆满结束。

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看到图瓦卢作为一名新成员加入这个世界组织。随着接纳图瓦卢为本组织第 189 个成员，我们已更接近联合国成员普遍性的目标。我谨以缅甸联邦代表团的名义向图瓦卢代表团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了目前的集体安全体系。自那时以来，我们看到世界的地理政治地图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国际关系中的新现实。人们普遍认为，必须改革本组织，以便使联合国能够有效地应付各种新的挑战。根据这种共识提出了改革本组织的各种措施和提议，包括使安全理事会更有效、民主、具有透明度和负责任的进程。

1993 年在开始这个进程时，我们希望能在新千年开始之前完成对安理会的改革。然而，在对安理会的改革进行了七年的讨论后，事实表明，我们所处理的这个问题是如此复杂，而不可能很快解决。虽然在有些方面观点是一致的，但在其他方面我们却陷入了僵局。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相反，我们应该探讨加强我们已取得的势头的各种可能的途径。我们必

须利用这个历史机会，进一步推动改革安理会，以使安理会符合我们时代的需要。

我们相信，在审议工作的本阶段，我们应确定可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各领域，并加强这些领域。例如，看来各国普遍同意应扩大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同样，大多数国家倾向于同意新成员应既来自发达国家也来自发展中国家。在我们继续就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进行讨论时，如果我们能就我们意见可能相似的领域达成协议将有助于改革进程。我相信，我们之间今后的讨论将认真地考虑这些可能性。我们必须为改革联合国而加倍努力，以使联合国能真正帮助我们努力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在我们进入新千年时，使我们感到沮丧和不安的是，尽管我们发挥了集体创造性，企图解决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但这些问题却仍然存在。我们绝不能让这些挫折给联合国的信誉和作用蒙上阴影。我们认为，我们首要的义务是集中注意那些与发展有关的问题以及同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

尽管国际社会作出了努力，但仍然未能实现整个中东区域的和平。我们希望迄今取得的重要进展将为实现该区域的公正和持久和平铺平道路。我们希望在中东看到持久的和平，这种和平能保障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以及以色列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

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我要提请大会注意的这种问题之一是塞浦路斯问题。在过去 26 年中，这一问题一直在大会的议程之中。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联合国现在正在作出另一次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缅甸一贯支持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主持下进行的谈判，因此我们要借此机会保证我们继续全力支持这项任务。

我要简单地谈一谈一个重要问题，这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也是缅甸特别强调的问题。我所指的是麻醉药品问题。从国家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我们从殖民地政府继承下来的问题。从中提炼鸦片的罌

粟的原产地并不是缅甸。它们是由殖民政府引进我国的，因为殖民政府依靠未经许可开设的鸦片馆作为收入的来源之一。自那时以来，这一罪恶的祸害一直在折磨着我们的国家。缅甸历届政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来根除麻醉药品问题。

因此，根除种植罌粟的问题依然是缅甸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尽管由于具有广泛的国际层面的问题而对缅甸进行了严厉而不适当的批评，我们旨在对付麻醉药品问题的持续努力已经使鸦片的种植和生产量有了明显下降。这一事实已得到了国际麻醉品管制局（麻管局）的承认。在这里需要重申的是，麻醉药品是全球性问题，必须以协调的方式并通过全球努力予以解决。必须以综合的方式，从生产方面和减少需求方面来处理这一问题。国家的努力必须得到国际援助与合作的支持。缅甸一直在努力主要以其本身的资源来与这一全球性问题作斗争。除了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组（药物管制组）提供的援助外，缅甸在其目前与这一全球性威胁作斗争的努力中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援助。这等于是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认的分担责任的原则的一种嘲笑。

尽管我们作出了努力，缅甸仍然成为不公平的批评和指责的对象。客观的评估将查明，哪些国家是在真正努力有效地处理这一全球性问题，而哪些国家只是口惠而不实。事实上，麻醉药品的祸害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单独责任。依靠本身能力行动的任何国家都无法成功地消除这一危险。为了对付这一全球性问题，我们必须携手合作。缅甸随时愿意这样做。

50 多年以来，《宪章》中载明的各项原则一直十分有利于国际社会。主权、主权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依然是对所有国家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的根本原则。它们作为目前国际制度基础的不可替代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已使国际社会成功地制止了世界大战的发生。因此，使我们深感不安的是，近来在某些部分的人中出现了一种对这些基本原则是否仍然有效表示怀疑的倾向。

现在有些人正在一意孤行地损害国际关系的这些根本原则，以各种理由表示支持干涉国家内政。这实在是一种危险趋势，对我们国际制度的和平与稳定产生着危险的影响。在强国日益利用各种国际论坛来完成它们隐蔽的国际议程时，必须提出一个十分有理的问题：由谁来判定是否存在可允许干涉内政的情况？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有理由干涉内政的这种观念，很容易为强国为了它们狭窄的国家利益而加以滥用。即使是在诸如人道主义援助这样有价值的事业中，干涉也可能损害中立和公平的原则，从而危及整个人道主义援助制度。意图良好的错误可能破坏目前对我们有利的国际制度的结构。

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避免遭受各种问题或困难。尽管有些国家能较成功地解决它们的问题，但另一些国家却不那么成功。在有些情况下，必须由国际社会的援助来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在另一些情况下，国家措施最适宜这种情况。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从历史和现在的观点适当地理解和正确地看待问题。在没有这种理解和观点的情况下取得的解决办法等于是治标不治本。

认真地察看目前正处于冲突中的国家表明，一些问题并不是很容易和很快就能得到解决的。它们的根源深深地在于数百年久久无法消除的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和不信任之中。在有些情况下，一些曾产生一瞬即逝的欢乐情绪的看来很成功的解决办法，到头来成了得不偿失的胜利。这主要是由于这些根本的原因从来就没有得到彻底的理解和处理。

此外，应鼓励并支持作出适当和务实的国家努力来谋求持久的解决办法。在很多情况下，国际社会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也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国际社会的作用应限于协助有关国家作出努力，而只是在必要时才对这些努力作出补充。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缅甸的情况一直成为若干强国加以不公平的监视和政治压力的对象。因此，我认为适当的是，应借此机会让本组织各会员国了解我国的情况。缅甸政府正处于建立民主社会的进程之

中。在作出这种努力时，它已选择了最适合于我国、我国人民及其历史特点的道路。当代历史已经表明，从完全不同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向民主的过渡并非一向一帆风顺。它需要别具慧眼、耐心和谅解，使这一进程和平地进行下去。

我希望在这里强调指出，缅甸的现行政府正在竭力解决我国最根本的问题：巩固民族团结。如果令人不满意地解决这一基本问题，民主、和平、繁荣和稳定的目标就不能实现。如果我们不能处理诸如消除贫穷、公平分配国家财富以及维持和平与安全等问题，民族团结就不能得到巩固。

缅甸人民赞同的观点是，为了能出现一个发达、和平和繁荣的国家，必须首先充分解决这些问题。

正是在这一重要和危急的时刻，有人正在对我们进行种种肤浅的没有事实根据的指责，在我们选定的通往民主的道路上设置了许多障碍。这种办法只能延续国家现存方案。它将导致不必要地拖延我国目前的民主化进程。在此，我希望强调，正是动乱和无政府状态，威胁了我国作为国家的生存，并导致武装部队行使国家权力。虽然现政府是军事政府，但我国不受军事管制法管制。整个立法机构仍在，我国根据这些立法规定管理。我国还保留独立司法制度。

尽管我们的发展道路上有这一切障碍，而且我们有极大困难，我们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政治方面，由于政府建设民族团结的努力，17个武装团体已合法。我们建立了空前的和平与安宁。我们在国家经济中也迈出了相当大的步伐。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继续逐年增加。去年经济增长了10.9%。今年这种增长方式有望继续。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还导致缅甸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我国人民充分意识到所有这些显著成就。我国人民充分认识到，他们自己是这些积极结果的直接受益者。我国政府决心加倍努力，实现和平与稳定以及缅甸人民更高的生活水平。

我们今天的和平与稳定来之不易。直到几年前，我国才几乎各地恢复了和平与稳定。我们正在做的是，奠定建设一个现代、繁荣与和平国家所需的坚实基础。非但不承认我国政府的空前成就，一些西方国家却对我们施行政治压力和单方面制裁。国际金融机构正在被用来剥夺我们的正当贷款和援助。这些做法妨碍我们所有真诚和积极的努力，处理国家紧迫问题并将我国提升到繁荣阶段。但我们将继续走我们已选择的道路，建立最适合我国传统的民主社会，从而实现我国人民的愿望。我们坚定地决心，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发展我国。

按照缅甸的外交政策，缅甸尽力与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根据这项经过时间考验的政策，我们成功地与所有邻国建立了友好密切关系。这是我们在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伙伴成员国、本区域国家及世界所有其他国家关系中推行的政策。我希望借此机会，敦促那些对缅甸有消极看法的国家更客观地观察我国局势。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民主社会，一个和平与稳定普遍存在的社会，一个我国人民可在更大自由中享有更美好生活的社会。

我们在新世纪的紧迫需要是，实现公正与公平的国际秩序。我们需要公理而非强权占上风的国际秩序。在建立这种国际秩序中，联合国是可提供必要领导的唯一组织。预见的国际秩序还应尊重各国采用最适合其国内情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这必须是强国以理解和同情接受每个国家获得公正与平等的正当愿望的国际秩序。在这方面，联合国作为具有普遍性质的主要政府间机构的作用是不可取代的。霸权趋势及强权政治，将肯定破坏国际关系的基础，从而将危害我们的集体安全制度。

我热切希望，每个会员国将发挥各自作用，并使本组织胜任新世纪的各项挑战。在这次千年大会上，让我们大家决心，通过合作、善意和坚定承诺将本组织的理想变为具体现实。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安道尔代表团团长胡利·米诺维斯-特里凯尔先生阁下讲话。

米诺维斯-特里凯尔先生(安道尔)(以英语发言)：安道尔将通过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的轮任办法，从2001年一开始成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社理事会)成员，任期三年。对于自1993年起才成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小国，这是很大的责任和特殊的挑战。

我国外交部长艾伯特·潘塔先生本来会乐意今天到这里，向各会员国表达安道尔对联合国各项目标，特别是对我们经社理事会的义务的承诺。他本来会赞扬卜拉希米报告及其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新想法，我国支持这些想法。当他得知他不能率领今年的代表团来联合国，因为在欧洲有无法回避的正式活动时，他让我根据我们即将成为经社理事会成员的情况，向2000年这次一般性辩论，就全球化对小国可能意味着什么，自由地谈一些看法——尽可能创新的想法。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有关该议题的一切似乎都说过了，但我将试图尽职地执行我的部长的指示。

首先，请允许我向哈里·霍尔克里主席转达艾伯特·潘塔的祝贺，祝贺他当选为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主席，同时感谢他的前任西奥-本·古里拉布出色地完成了困难的工作。

很多年前我在美国当学生时，我上了一门摄影课。我从安道尔家里拿来了一张底片——那种老式玻璃底片——我在大学摄影室准备好洗这张底片。我记得，当我往显影盘里看时，看到一个形象，我祖母的形象在白色相纸上慢慢形成。我吃了一惊，在纽黑文这里看到很久以前，我出生前很久的这张面孔慢慢地清晰了。已消失过去的被人遗忘的形象。

如果我有时间而且成员们愿意的话，我可以对他们讲一讲我的祖母，一个从未离开过比利牛斯山脉高处安道尔山谷的令人钦佩的女人。我可以告诉他们，她那山石般坚强的面孔如何叙说我国历史。在照片中，她全身穿着黑色衣服，眼神没有注视镜头，朝下看着石头地。在她身后，可以看到安道尔公国七个教区之一圣朱利亚高山上家庭农场的石头。

她的安道尔十分不同于今天的我国。土路已成为沥青大道，石头遍地的田野现在布满商店、住宅和旅

馆。我国引以为荣的醒目罗马式教堂，这些追溯到十三世纪晚期公国成立的时候而且近一千年来俯瞰村庄的教堂，现在被水泥建筑——商店、公寓、房子，像你可能在里约热内卢、北京或纽约一些地方发现的那种建筑——包围着。

的确，自我祖父照这张相片以来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我的曾祖母只会认出教堂尖塔和山上的石头。而且她的世界十分独特的东西——故事、饭菜、日常方式组织——嗯，已经消失了。

在 70 年间，安道尔从贫穷和遥远的地方变成一个繁荣的国家，每年有 1 千多万名游客，冬天来滑雪，夏天来远足。我们现在是商业中心。如果你要找全球化改变的国家，你们可以看一看安道尔。

安道尔是自 1278 年以来，独立和未受侵略地生存下来的国家。它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小的民主制国家之一。

历史学家可能争辩说，这个了不起的事实是由于它的孤立和贫穷，或者由于在好几个世纪中外部世界因为有几位亲王而平衡得很好——南方的乌格尔主教，北方的弗瓦伯爵，后来的法国国王和 1805 年以后的法国国家元首。毫不奇怪，我可以把出色的和平记录归因于安道尔人民的谨慎性。或者——这样说片面性较少——我想因为它是个小国，各个教区之间能在“山谷之家”相互联系，因此联系从未断绝。

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作为一个首脑会议，它的名称很合适，因为我想说全球化是第二个千年的事件——以至于也许可以说它是人类文化的事情。我是一个政客，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我们都知道 11 和 12 世纪十字军对欧洲和中东的影响，或者新大陆“发现”使土著和欧洲文化产生的变化，或者 17 和 18 世纪黑奴贸易对于非洲和美洲的影响。这些狂暴的遭遇带来了死亡和破坏，但也形成了这个世界。它们还点燃了我们想象力。地球是 16 世纪伦敦莎士比亚的剧院之家的名字，他喜欢把这个笑话写入他的戏剧中。我希望把联合国想象为一个新的地球，

我们在其中演戏的一个戏院或者——如果我们有想象力的话——写出我们这个脆弱星球的经历的戏剧家。

但是，我们现在正面临的全球化性质不同。正如科菲·安南在他在向千年大会开幕词中所说，这个千年的起点可以用一个字概括：“全球化”——随着全世界成为一个经济、一个共同的空间、一个村庄，国界溶化了。

这是一个田园诗般的看法，把世界看作一个村庄。当然，秘书长完全知道这个进程的负面影响。在同一个开幕词中，他告诫大家：

“全球化带来巨大的机遇，但是目前全球化的利益分配的很不均衡，而其代价而由所有人承担。

“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挑战就是确保全球化成为全世界人民的积极力量。”
(A/54/2000, 13 和 14 段)

我们都知道对“全球化”这个字已经和将要进行的抗议。例如，让我们听听随便挑选的一个利益集团——即全球化国际论坛的话——它的理解是这个词指“不对民主进程或国内政府负责的超国家的公司贸易和银行机构主导下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全球化国际论坛指控说

“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马斯特里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连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政策以其直接刺激削弱民主的进程，建立了一个由跨国公司控制和毁灭自然世界的世界秩序。”

全球化国际论坛说，全球化带来的是地方和本地社区、国家甚至民族权力的削弱，破坏了小型农业和地球上余留的荒野，并使各种各样的地方和土著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同质化。为对付这一影响，全球化国际论坛主张重振地方社区，促进最大限度的自力更生，承认土著人民的权利和放弃无限经济增长的样板。

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我不禁听到一声悲叹，为一个失去的和比较单纯的世界而悲叹：我的曾祖母的世界。这使我想起了为失去的文化所发出的最伟大的悲叹，那部贯穿在为反对全球化势力而斗争的积极份子的思想中的著作——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和他的杰作《热带的悲伤》，这是他为亚马逊河谷人民唱出的挽歌，他在书中描绘的这个河谷正从我们现代世界中消失。

我理解对失去这个世界的悲伤，过去世界总是从我们身边溜走，它存在我们记忆的黑白软片中。因此我在这里向大会唱挽歌，为所有、不仅是在安道尔而且在整个世界消失的、所有被遗忘、被旅游、观光、电话、电视、电影和互联网的力量所覆盖的唱出挽歌。

这些技术把世界联系起来；它们缩小了世界的距离并威胁着要把地球的各种文化淡化为一种平板的单一文化。现在我问我的听众们：哪些新发现在等待着我们将？我们无法想象，但它们会来，而且在我们这个可怕而美丽的地球上来得比我们想象的更快。

然而，然而……全球化国际论坛的宣言不是贴在维滕贝格一个教堂的门上，不是用引起另一场革命，即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的新技术来印刷的。不，它是从互联网的一个网址上下载的。在这个网上各种思想，影象，声音从我们地球上一掠而过，这个网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它使时间和空间陷于崩溃。

同样，我现在认识到我对我的曾祖母的形象来自一个软片，一架照相机——来自一种也许除了电脑之外都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加改变和加速了我们世界的速度的技术。

我要说的观点十分简单：不仅是这项宣言是以全球化的技术提出，而且对地方经济的怀旧可能便是全球化本身的产物。

我的曾祖母曾过很好的生活，但那是艰苦的生活，冬天很冷而且不断工作。如果她可以过另一种生活，她是否会选择这种生活？如果她知道有另一种生活？更切题的是，是否会允许她选择？

我们应记得人民自己欢迎变革。那些不满足于具体或想象中生活在他们出生地的人，那些充满改善自己生活或出去见世面的愿望的人，他们走出去并企图抓住变革，那怕只是知道一下他们失去了什么。

莱维-斯特劳斯不可能认识到他所看到的在亚马逊密密雨林中的人民可能想离开他们的天堂——不是因为他们被现代化赶了出来，那个莱维-斯特劳斯自己讴歌的现代化，而是因为他们要过好日子，要拥抱这个世界，要为自己体验一个得与失的痛苦脉动。

我们只要走出这个大厅并走过这个城市的任何街道就能认识到这一点。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各个种族的人民，来来往往，单独行走或正在谈话，快乐和不快乐，想家或拥抱这座城市似乎向他们提供的梦想。在街道上，我们看到餐厅供应全世界各地美食以及供应混杂菜肴的餐厅：法国-塞内加尔、美国-泰国。或者混杂的儿童。在纽约或巴黎或香港或安道尔的街道上，人们正在发生变化，色彩正在变化。在我们周围诞生的是什么样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我这么说不是想反驳反对全球化者的关切，决不是要否认他们所认知的变化的危险。我们忽视了一些实际问题，这对自己不利——这些问题使国际金融、国际公司、扩大富国和穷国之间差距，环境面临的危险等倒转。

这些是必须处理的实际问题。借用安南的话，我们需要使全球化的好处平衡的机制，使生活成为所有人的一件积极的東西。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不是追求多余的物质好处，而是住所和保健以及受到保护不生疾病。我想简单地补充说，在我在这里担任大使之前和期间，联合国主办一系列旨在处理这些问题的首脑会议或大会——里约、伊斯坦布尔、哥本哈根、北京、罗马，只提这几个。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和相关的不容异己的世界大会，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里约+10 会议将要举行。做了不少工作处理全球化的紧张关系。现在我们需要作的是继续致力于我们的目标。

最后，我想考虑一下全球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以下预先假定，即全球化已经取代了民族主义这一理念。我要再次引用科菲·安南的话，全球化意味着“随着世界成为一个经济、一个共同空间、一个村庄，国界溶化了。”

同样，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关于抗议全球化的报道说，“发言者并不反对全球化本身，因为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的时代正不可避免地结束。”

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是对立的吗？表面上似乎是。全球化到这一地步——超越边界的经济、使世界缩小的通讯网络——似乎使早先的民族-国家模式过时了。

但是，无论是卢旺达还是巴尔干地区的种族冲突，也无论是发达世界的移民问题还是东帝汶的冲突，我们都知道，边界和护照问题仍日趋重要。尽管我们彼此相连，但民族主义并没有消失。我担心民族主义的高涨不再同真正的爱国主义即热爱一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我祈祷世界不屈服于轻率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只为排挤他人或满足无耻政客野心而存在。我们需要一种出于关心个人权利而形成的民主民族主义。这不是从18世纪至20世纪产生的民族主义——那种民族主义是同争取控制市场和争夺战利品联系在一起的——而是一种不以特征和文化同一性为前提的新型民族主义，一种同不再受国家边界限制的世界经济相联系的民族主义，一种民主或具有公民意识的民族主义，即全球民族主义。

这将是一种新型民族主义，我必须补充一点，安道尔和其他小国并不是不合乎历史潮流的国家，而是这种具有公民意识的民族主义的象征，这种民族主义必须以人民的民主意愿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安道尔静悄悄的爱国主义及其700年的和平和沟通，可以谦恭地成为一种历史楷模。

各国需要重新思考国家的意义，以便有效参与我们地球的生活，并成为我们必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建立的联合国家。联合国已经从其名字及其使命中

预见到目前迅速出现的全球化。联合国从战争和后来核战争构成的全球威胁中诞生，从最可怕民族斗争中得到锤炼，因此已成为处理全球问题的积极论坛，全球的意思并不是说它们跨越任何国家，而是说它们是各国都关心的问题。

安道尔不久将批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我国曾光荣地通过起草序言部分头几段而为该法院作出贡献，国际刑事法院是尊重边界但把人权至于首要位置的良好实体范例。侵害人类罪行必须而且必将受到惩处。

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虽然承认边界，但断言公民享有自由与和平的权利至关重要。因此，联合国即使尊重国家边界仍必须承认，它可以而且应该在国内外冲突情况下主动保护这些权利。艾滋病和其它传染病的巨大全球威胁也需要各国作出回应，并承认根本无法单独充分处理这些威胁，而只能通过联合国在全球作出努力。简言之，我们不仅需要联合国，而且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联合的国家。

我在本次发言一开始曾描述我的祖先俯视其国家乱石遍地的景象。我将在发言最后至少象征性地描述另一个景象：即我们的形象。我们的祖先会有朝一日发现我们的形象，也许甚至会发现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形象。也许他们会通过一种奇怪和非凡以至于甚至我们都无法想象的技术再造这种形象。然而，让我们希望他们生活在一个我今天谈及的勇敢新世界中。让我们希望他们把我们视为积极变革的形象。我们经历了如此的变革，不能再摆脱它。我们站在我们伟大地球的大地上，必须展望未来。我们必须抓住变革。我们必须伸出双手。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海地外交和宗教部长弗里兹·朗尚先生阁下。

朗尚先生（海地）（以法语发言）：海地共和国愿同各位一齐祝贺芬兰的哈里·霍尔克里先生当选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主席。我们也借此机会赞扬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成功指导第五十四届会议工作。

我向秘书长菲·安南先生表示热烈问候，他为提高对联合国的信任作出了出色贡献。

海地共和国欢迎接纳图瓦卢为联合国会员国。

毫无疑问，本届会议应该集中审议如何执行我们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千年首脑会议期间作出的各项决定，以期为二十一世纪制定一项有效的全球合作政策。尽管人们可以合情合理地在 55 年后对联合国提出各种批评，但联合国系统仍是可以为我们在国际安全、环境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等领域面临的种种问题提供集体解决办法的唯一全球机构。

联合国经常提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我们非常清楚，这种缺乏效力的现象是几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缺乏资源和对现有资源管理不善，以及联合国各机构的职能相互重叠。我们认为，必须继续使联合国运作合理化，以便从现有资源中取得最佳成果。我们必须记住，赋予联合国任务却不给它提供履行任务的适当手段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破坏联合国信誉的消极后果。

今年 6 月，我们曾在日内瓦评估社会发展问题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的成果。评价即使不算消极，至少也是好坏参半。实际上，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和行动纲领是为回应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而制定的，当时情况的特点是南北差距日趋扩大，而且全球化的积极经济方面和消极社会方面明显不协调。因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发展变得日趋紧迫。

尽管海地共和国面临着各种政治和经济困难，但它仍在为实现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的目标而不断努力，1997 年至 2000 年海地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中的排名已从 156 上升到 150，这个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们知道，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接受的社会发展水平。因此，海地政府仍特别注意执行《1990 年代支持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

2001 年 5 月将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三届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该会议将特别评估加强最不发达

国家人力和体制能力的成就。除非这些能力得到加强，否则最不发达国家充分实现哥本哈根行动纲领的目标就极为困难。

发展问题除其社会方面外，还将决定国际关系的和平未来。统计数字每天都提醒我们，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变化仍在迅猛发展，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彼此相隔越来越遥远。这种情况在政治、经济和生态上对国际制度的稳定十分危险；从长期看，这种情况可以导致动乱地区蔓延、突然出现移徙人潮、以及继续把武装冲突和暴力作为处理国际和国内关系的方式。

因此，海地欢迎把明年有关通过伙伴关系加强国际经济合作促进发展的第二次高级别对话的主题定为确定办法，使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一世纪融入世界经济。

第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将越来越以新的信息技术为基础，这对发展中国家将是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尽可能增加用于发展和维护传统文化的文化资源和本地基因资源对可持续发展而言将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适当的法律框架，使南方各国能够保留对其基因资源的知识产权。

如果忽视和平，执行经济发展的全球政策将对人类的实际发展没有多少实际影响。和平与发展是相互依赖和相辅相成的。联合国科学和文化组织的宪章明确指出，由于战争是从人的脑子里开始的，也必须在人的脑子里捍卫和平。因此，和平的概念和作法必须成为真正的文化，以使各社会和个人能够通过文化多样性实现发展和创造财富。我们欢迎把 2001 年宣布为“各文明之间对话年”。

在这方面，社会发展和在全世界传播和平文化绝对是基本的要素。但是，我们认为，必须赞成把它们纳入更广大的概念和业务层面之中的想法——也就是把人放在国际优先事项的核心的人的安全的层面。人的安全绝对不会损害国家的利益，反而会解决国家的顾虑。实际上，正式说来，人的安全超越国家行动的自然范围，涉及环境退化、自然灾害和所有形

式的国际犯罪等跨国现象，所有这些现象严重威胁国家事务的管理和控制，今天的巨大挑战就是制定和执行一项人类安全方案，衡量这一方案成败的尺寸就是看它是否能够使我们世界的男女们能够摆脱贫困的奴役。

在我们寻求解决当前的问题时，我们需要想象本组织的改革，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改革。

发展问题同国际安全问题有联系，因此，这些改革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遭到忽视。在多年的谈判和辩论之后，国际社会现在应当就安全理事会的民主化达成协商一致意见，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新的国际现实。现在也是彻底重新评估否决权的理想的时候，否决权不再符合国际关系当前的情况。

这些目标的实现将使本组织能够完成其双重使命：保障国际和平并协助地球上的人民发展其潜力。

同样，如果我们要使联合国获得迎接第二十一世纪的挑战所需要的工具，就必须对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进行改革。这一改革应当设法避免或消除联合国系统和机构行动方案职能上的重叠，同时制定一项发展伙伴政策。因此，必须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协调资金和方案的职能。在全球化的时代，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作用和职能特别重要。只有在多边一级确定和执行协调的行动方案，才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帮助各国消除贫困的努力并为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组织被理所当然地称作世界性组织。这就是为什么海地共和国热情欢迎我们一致决定接纳图瓦卢为第 189 个成员国。该国 9 000 名居民在我们世界组织得到适当的代表是完全正确的。

因此，我们对台湾的 2 300 万中国人的情况感到关切。我们欢迎台湾海峡两岸继续采取以对话为基础的方法。在我们等待对话产生双方感到满意的结果时，我们认为这 2 300 万人民的代表问题值得联合国的关心。

最后，请允许我引证几个数字。根据世界银行发表的有关发展的最近的报告，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不少于 12 亿人民，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每五个儿童中有一个在五岁以前死去。世界银行也告诉我们，最富有的 20 个国家的平均收入要比最贫穷的 20 个国家高 37 倍，这一差距是 40 年前的两倍。

然而，在过去 40 年里，国际社会把每个十年都用于发展，因此，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愿称之为第二十年代的矛盾。人类从未获得生产各种货物与财富的这么大的能力，也从未有这么多的人民不公正地挨饿。

今天的重要挑战就是，不要让第二十一世纪在这方面同第二十年一样。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适当利用科学技术持续不断的惊人增长同贫困的所有表现形式作斗争。

联合国不能在下一个 55 年里谈论发展：现在早就应当使发展成为现实。本组织的全部信誉取决于这一问题，因为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和平的另一种说法。

尽管我们面临许多障碍，海地希望，国际大家庭将能够设法在本世纪中和在本千年里建设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将满足基本需求，自然将得到保护，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的祸害将得到控制。所有人都有机会，都有获得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希望，特别是年青人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瑙鲁代表团团长芬奇·尼尔·克洛杜马先生阁下。

克洛杜马先生（瑙鲁）（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祝贺你担任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主席。同贵国政府一样，瑙鲁完全相信你有能力有效和高效率地主持大会的会务。主席先生，瑙鲁通过你祝贺离任主席、纳米比亚外长西奥-本·古里拉布先生阁下，他做了出色的工作，其高潮就是成功和前所未有的千年首脑会议。

瑙鲁共和国刚刚渡过作为这个受尊敬的组织的成员的第一周年，我们在纽约的常驻代表团刚刚建立了9个月。接纳我们在太平洋的兄弟岛屿图瓦卢为本组织第189个成员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事件。我代表我国政府热烈欢迎图瓦卢加入国际大家庭。

我国代表团赞赏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和他所领导的秘书处小组提出题为“我们人民：二十一世纪联合国的作用”的精彩报告。该报告用一份文件的篇幅概括了联合国过去五十五年走过的历程，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有苦恼，也有喜悦。

我们参加联合国这个各国人民议会的目的并不是沉浸在过去成就的喜悦之中，而是不断重新确认我们的承诺和决心，以面对继续困扰人类的各种问题，支持使联合国走上新的征途，迎接秘书长报告第七章所叙述的各种巨大挑战。在这方面，各会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通过了结果文件，这一庄严行动要求大会响应行动的呼唤。

外交部长们阐述并且加强其各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千年期首脑会议上所作的承诺，这进一步使人感到鼓舞。现在，可以说该是做事的人拿出行动的时候了。这正是最大的挑战所在。我们面前的各种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而是未完成的事业，是最难取得进展的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各会员国之间的互动关系，各会员国之间的互动可以促进执行商定的各种文书，这些文书将成为行动纲要，使各会员国有义务在国家一级采纳并且执行这些文书。

因此，我国代表团强烈认为，我们的首要优先任务是一方面重振和进一步加强各会员国之间协作和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重振和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各有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作和合作基础。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必须决心向联合国提供必要的资源和进程，使其可以有效地开展工作，而且我们必须纠正阻碍实现希望取得的结果的负面暗流和破坏性做法。

在这方面，瑙鲁认为必须采取以下行动，以实现这项目标。

第一，我们必须重振并恢复大会作为联合国唯一具有普遍代表性机构的权威。

第二，必须解决正在出现的较小和不太富裕会员国被边缘化的问题。

第三，我们必须加速改革安全理事会。瑙鲁认为，增加安全理事会席位是政治上正确的行动，我们敦促参与者和调解者加速工作小组的工作。

第四，我们认为，以一致方式对所审议问题作出决定的主张造成延误，是在达成协商解决办法方面出现延误的主要因素，并且不止一次造成结果淡化。联合国各主要机关均以三分之二多数作为决定基础，因此，制订这种高标准是自掘坟墓。瑙鲁认为，一致结果应该仅仅是一个目标，而不应是一项规则。

第五，应该加强财政资源。及时和无条件地缴纳分摊的款项将使联合国能够及时地履行职责。自愿捐款是通过在联合国之下建立信托基金，支助各附属机关和机构的工作，因此也是非常重要的资金来源。瑙鲁赞赏那些在其分摊经费之外向这种信托基金捐款的会员国，我们还认识到并且赞赏特德·特纳基金会等私人信托基金对联合国及其各主要机构工作的重要贡献。

第六，由于未达到足够签字国数或者由于签字国家未批准，若干公约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国家承诺使尚未生效的国际协议生效。

第七，必须尽快执行秘书长1997年的改革倡议，使联合国的有限资源更多地用在行动纲领方面，减少用于行政机器的费用。我们敦促秘书处及时审查其活动，以便花小钱，办大事。

瑙鲁共和国总统在圆桌讨论会议发言时表示，他对联合国关于各国人民自决权利和免受外国统治权利的核心责任不如我们目前面对的其他问题重要感到失望。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仍然列有十七个

国家，而且各国边界的长期争端尚未解决，仍然有无国籍人士存在，这都显示这些问题在联合国内受到的重视程度。

对瑙鲁而言，联合国继续拒绝讨论台湾岛上千百万中国人的困境等于是推卸其核心责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中国的一个省。瑙鲁毫不怀疑，美国及其盟国作为其“一个中国”政策而采取的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统一的条件有助于保持该地区的相对安宁。根据《宪章》有关条款，联合国以及国际社会有责任找到一种持久的解决办法。只要台湾人民继续被排斥在本组织之外，联合国就不能说是真正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世界机构。

东帝汶是联合国不关注太平洋地区问题的典型例子。毫无疑问，如果该地区各国政府要求联合国采取行动时，联合国通过安全理事会采取了行动，人类的大屠杀和不可估量的财产损失可能大为减少，甚至可能完全避免。

同样，瑙鲁提出西巴布亚问题。我国元首在千年期首脑会议发言时阐述了瑙鲁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因此，我不在这里重复这一立场。但是，瑙鲁驻联合国代表团获得指示，采取必要步骤，提出一项关于西巴布亚要求的决议，这项要求是，根据荷兰与印度尼西亚 1962 年《纽约协议》的精神，就关于从印度尼西亚独立的问题进行新的和民主的公民投票。我们要求大会支持这一正义事业。

与这些安全与和平问题相关的是人类安全和人类免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毁灭问题、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非法交易问题以及艾滋病毒/艾滋病流行的问题。联合国虽然采取若干行动，努力在裁军问题上取得并加速进展，但遗憾的是，主要由于多数核武器国家拒绝裁军，进展极为缓慢。太平洋地区通过《拉罗通加条约》宣布了无核武器区，太平洋地区禁止在《瓦伊加尼公约》缔约国水域越境运输核燃料和其他放射性物资。与我们不一样，运输国的生存不依赖海洋及其生态环境，这些国家极力反对我们努力通过《核不扩散条约》（《不扩散条约》）以及双边和多边行动，

保护我们的生态系统和海洋，使其免受我们地区公海运输造成的事故影响。

在这方面，瑙鲁支持秘书长的呼吁，应该召开大会特别会议，讨论核裁军问题，因为我们对其他论坛的进展速度感到不满意。

在另一方面，通过非法贸易获得的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是在世界不太富裕国家造成政治、民族和刑事杀戮和人类痛苦的重要工具。宁静的南太平洋未能幸免于这种杀人交易。联合国即将于明年召开第一次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我们希望各会员国不要将其国家的政治利益置于国际社会铲除这种非法和可恶活动的愿望之上。

在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遏制艾滋病毒/艾滋病蔓延的国际努力并不成功。这些国家在与这种流行病斗争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限制因素是治疗费用高不可攀以及社会态度问题。

我们对联合国防治这种流行病的努力感到满意，这种努力主要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方案进行的。然而，很明显，联合国需要大量国家帮助提供医药和医疗专家以支持这种努力。在这方面，瑙鲁是一项决议草案的共同提案国，该决议草案呼吁大会审议并在其权限内处理这一问题。

贫穷仍是发展中世界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最不发达国家数目保持在 48 个，并未减少，反而还有三个国家可能加入到该名单中，这证明目前的方案并未奏效。秘书长题为“我联合国人民”的报告列出实现人类免于匮乏的一些雄心勃勃的倡议。我们非常赞成要求在对世界最贫穷和最易受害者作出坚定承诺的时候制定有时限的目标。明年关于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和发展筹资问题的会议，将是千年首脑会议之后第一次检验我们是否有诚意在减缓贫穷这一重要问题上把言辞转变为行动。

太平洋是一个需要特殊关注的区域。据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估计，今后三年太平洋区域的增

长率将只有大约 2%，而亚洲其它地区则有 6% 左右。随着我们单一的磷酸盐资源用尽和磷酸盐工业发展到尽头，预计我自己的国家将多经历几年负增长。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太平洋岛屿在向全球化转变方面面临着特殊困难。它们将需要时间进行调整，以便适应外部贸易制度的变化及对其经济带来的变化。应当承认，我们的特殊脆弱性需要在处理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等问题时给予特殊考虑。消除特殊保护制度的情况仍在发生。

南太平洋应用地球科学委员会利用联合国和英联邦秘书处的投入，正在编制一种环境脆弱性指数。瑙鲁与太平洋其它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一样，非常感谢几个发达国家提供支助，以便为该项目筹资使之得以完成。我们促请将这项工作纳入联合国的工作，特别是纳入发展政策委员会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工作。

对于我们所有生活在太平洋的人来说，海洋是我们的主要资源。它为我们提供食物，以及销售在我们各自海域捕的鱼而得到的收入，通过蒸发和冷凝的自然循环，它还是我们使用的淡水的重要来源。事实还可能证明，它是因全球变暖和由此造成的海平面上升而使许多低洼的太平洋岛屿消失的主要原因。1992 年里约会议为采取国际行动奠定了基础。《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向前迈出的重要步骤。

但是，这些应对措施也许对于许多小岛屿来说是太少、太小和太晚了。我们敦促国际社会执行 1997 年《京都议定书》。各国和私营部门必须将“绿色核算”纳入其优先事项，以便把环境问题融入其经济政策。需要在管理网中制定适当的条例和鼓励措施。

《21 世纪议程》和《巴巴多斯行动纲领》仍是我们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指导原则。我国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世界银行已把许多相关的措辞纳入其方案中，但世界银行和其它发达国家必须承诺，保持和尽可能扩大在宣传和提供技术援助方面对小国发展的全面支助水平。

对于没有矿物资源和/或旅游业来充实其国库的小岛屿国家来说，捕鱼为将来的生计提供了最好的希望。因此，瑙鲁重申可持续地综合管理和养护世界海洋的海洋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及各国为此进行合作的义务。我们再次要求终止不可持续的和破坏性的做法，如流网捕鱼、海上倾弃和公海污染等。非法的、未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鱼是对太平洋、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区域沿海国家经济发展的威胁，这些国家的收入主要依赖鱼的出口。联合国关于举行首次海洋和海洋法问题不限成员名额非正式协商进程的努力，使各国能够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以便向大会报告协商的讨论情况，供大会审议和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包括我国在内的小国成功地为国库创收的另一个方面，是提供岸上和海上金融服务。然而，洗钱问题财务行动工作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施加压力，要把不符合这些国际机构的反洗钱标准的国家列入黑名单。我们理解和接受必须有一个反洗钱制度，许多小岛屿国家在实施这些规定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至于瑙鲁政府，它最近向联合国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提交一份承诺书，承诺执行联合国关于反洗钱倡议的最低执行标准。遗憾的是，经合组织单方面提高了遵守标准的水平，把有害的税收竞争也包括在内——这与洗钱和其它金融犯罪没有任何关系。这在国际法上是错误的，违反了关于国际组织干预国家的国内管辖权问题的联合国许多决议的文字和精神。这种单方面行动是瑙鲁所不能接受的。

对于太平洋区域来说，11 个太平洋岛国在联合国各机构和委员会的公平代表权问题非常重要。直到 20 年前，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列入西欧和其它国家集团、把几个太平洋岛屿列入亚洲集团，这样做也许是合理的。然而，随着自那时以来会员国增多及最近又增加了几个太平洋岛国，联合国有义务重新审查这种划分集团的方法。

大洋洲是独特的和国际承认的世界区域。亚洲集团目前主要包括来自中东、中亚的会员国、中国、日

本、两个朝鲜、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国和太平洋岛国。11个太平洋岛国淹没在亚洲集团,而作为太平洋岛国教父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则被困于西欧和其它国家集团。

东盟成员国、日本、大韩民国和太平洋岛国的议会是称为亚洲-太平洋议员联盟(议员联盟)的区域机构的成员国。该机构在各种区域和国际议会论坛上是一个有名的机构。这种模式可用作联合国内一个新的区域集团的基础,该区域集团将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在内。我们认为,这种新的集团划分方法将为这些会员国在联合国工作中得到公平代表性提供最佳机会。

最后,瑙鲁谨重申各会员国协调一致地努力加强多边主义的基本要素的重要性。同时,联合国必须通过协调下列方面主要行为主体的工作发挥领导作用:维持和平及消除贫穷和跨国界犯罪方面,以及人道主义倡议、保护人权和儿童权利及消除不公平和不平等方面。只有通过这类合作努力,我们才能使联合国沿着我们领导人一致认为它必须走的道路前进。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瓦努阿图代表团团长阿尔弗雷德·卡洛特先生阁下发言。

卡洛特先生(瓦努阿图)(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转达瓦努阿图外交部长瑟奇·沃霍尔阁下的歉意,他因为国内极其紧要的工作而无法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因此我非常荣幸地代表瓦努阿图共和国代表团向大会致词。

首先,我想祝贺哈里·霍尔克里先生当选为大会本届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主席。我国代表团相信,凭借他的丰富经验和外交能力,他将指导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我还想借此机会对他的前任表示赞扬,他非常出色地指导了大会第五十四次会议的工作。

还请允许我祝贺图瓦卢成为我们这个国际大家庭的最新会员国。作为一个小岛国,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国家,瓦努阿图非常高兴地对图瓦卢表示欢迎。瓦努阿图当然希望,在我们进入

二十一世纪之际,太平洋岛屿会员国的进一步增多将是该地区取得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积极一步。

小岛国,包括瓦努阿图,经常遇到困难的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对此,必须在本次首脑会议上进行探讨。对太平洋地区来说,它的主要特点是幅员辽阔,陆地面积小,人口少,自然资源有限,并易受经济和自然冲击之害。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它的有形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它一直依赖一些脆弱的商品市场和变化无常的旅游收入。

我们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普及教育。太平洋岛国的人类贫穷指数显示,瓦努阿图在最不发达国家中倒数第三名。瓦努阿图同样认为,发展和成功的关键在于教育。作为《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缔约国,瓦努阿图致力于这一事业。但是,有限的财政和人力资源继续阻碍着这一地区的发展。

在2000年4月举行的达喀尔世界教育论坛上发表的讲话中,提出了为少女教育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的倡议。瓦努阿图对这一倡议表示欢迎。瓦努阿图将很高兴地成为这一全球倡议的一部分。与此同时,瓦努阿图充分支持以下观点:让妇女作为主要行动者参与发展会使营养、卫生、家庭储蓄和再投资以及社区等领域受益并最终使整个国家受益。不过,确保在各级普及教育这一挑战是一个艰巨的目标,需要依靠外部援助。因此,国民的教育和培训,包括妇女的教育和培训,必须是大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包括我国的外国投资证券组合的巨大障碍之一,是公用事业的成本,特别是能源部门的成本一直相对较高,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的使用石油的系统。进口石油产品和石油类天然气的费用目前约占我国国内出口总额的90%。从长远讲,我国的经济无力承受这种情况。

我们认为,只要能获得发达国家现已拥有的新的和相关技术,只要我国潜在的风能和太阳能以及地热和水力电气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瓦努阿图共和国和其

他小岛国就能建立起一体化的可再生能源系统并研制出氢燃料。

获得发达国家的财政和技术资源可有助于瓦努阿图共和国等国家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从而积极地促进我们实现更健康和更有利于环境的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

当今新信息技术的出现突出了知识和力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强大联系。虽然通过因特网和其他现代电子手段的通讯和商业交易在富裕和强大国家已变得司空见惯，但生活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全世界的大多数人对这一新的和革命性的日常工作方式仍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使用它了。

在这一新的千年期，必须使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最边远地区的人也能使用这一新信息技术并能承受其费用，以有利于他们获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卫生保健并使他们更多地进入世界市场，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这是一个巨大挑战，但我们必须联合起来而且骄傲地去面对它。这就是我们成立联合国的目的。

上个月，瓦努阿图国民议会通过了有关这一领域的两项法律——电子交易法和电子商务法。我们希望，通过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双边发展伙伴的支持，我们将能够充分实施这些新的法律，造福于我们这个小岛国及其人民，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地区的人民。

我国总理在千年首脑会议的讲话中，强调了工业化国家立即批准保护和以可持续性的办法管理我们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国际条约的必要性，这对小岛国的数百万居民的生存至关重要。环境恶化对小岛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海平面在不断上升。我们继续敦促各个国家尽快通过并批准《京都议定书》。作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瓦努阿图正在准备签署该议定书。

我们不能不利用这次机会表达我们的严重关切，即像瓦努阿图共和国这样的最不发达国家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方面面临着巨大困难，因为一些强大国家，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拒绝承认

我们不断提出的特别审议要求。瓦努阿图在五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在办理复杂的加入手续。截至去年 10 月，我们与若干主要双边和多边行动者的谈判，比如欧洲联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瑞士，已本着谅解和理解瓦努阿图的情况的精神完成。

美国继续向我们提出巨大和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对此不能接受。我们认为这些要求是荒唐的，因为美国是我们最不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我们认为瓦努阿图已成为大的行动者之间的全球贸易纠纷的无辜牺牲品。

我们一贯支持自由国际贸易的原则，我们希望新的制度更加注重实际，更加灵活，以便让小的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新的规则。毕竟，没有所有独立国家，包括小岛国的支持，世贸组织就不能被视为一个真正的全球贸易体制。

我们不想隐瞒，正如瓦努阿图总理近来在哈瓦那举行的 77 国集团首脑会议上明确指出的那样，在中短期内，我们没有能力考虑强加于我们的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除非强大国家审查他们对我们的申请的立场和条件，否则，除了重新考虑其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初申请外，瓦努阿图共和国将别无选择。

在一个相关的问题上，我们还想借此机会最真诚的感谢太平洋和其他区域的所有政府一贯支持瓦努阿图作为一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地位。我们继续坚定的认为，必须充分审查评价最不发达国家地位的联合国标准，必须考虑到新的指数，例如环境脆弱程度指数和象旋风、海啸等自然灾害对各国的社会和经济进步产生的长期影响。

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作用也必须是这个大会的优先事项。正是本着这种精神，瓦努阿图赞扬卜拉希米关于和平的报告，并认为，报告一旦实施，将使联合国能够有效的进行其维持和平行动。现在我想自豪的说，尽管我们资源非常有限，瓦努阿图在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 20 年历史中正首次参加东帝汶和波斯尼亚的联合国维和任务。在此之前，瓦努阿图还参加了一些区域和平监测任务。

瓦努阿图总理在千年首脑会议上的发言中涉及了以下重要问题：自决原则和西巴布亚的有关问题。西巴布亚问题始终在瓦努阿图的议程上占很高地位。1984年，已故总理、我们的独立之父沃尔特·哈迪耶·利尼说：

“我们可能没有资源来支持他们的斗争，但我们每天在祈祷的时候记着他们。因为当我们在谈论他们的战争时，我们必须总是使用对他们来说非常亲密的名字：西巴布亚。”

联合国在其涉及承认和尊重西巴布亚人民的根本自决权的决定中必须是始终一贯的。必须让美拉尼西亚的兄弟姐妹们和整个国际社会了解有关所谓自由选择行动的真实情况。最可悲的是大会1969年关于西巴布亚的第2504(XXIV)号决议。联合国怎么能继续无视要求正义的300万人的呼喊声？

今年是铲除殖民主义国际十年的最后一年。联合国应该重新考虑和重新研究当时所作的各项决定。在东帝汶发生的悲剧后，瓦努阿图认为，现在国际社会如果能采取行动防止在西巴布亚发生类似的悲剧，时间还不太晚。在这方面，瓦努阿图想提出以下强烈要求：应把西巴布亚问题列入24国委员会的议程上以进行讨论。反对这样做的任何行动几乎肯定会破坏联合国和信誉和它在这个特殊问题上的决定。在过去几十年中，联合国为非殖民化过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关于改革问题，我们认为，任何改革都应包括安全理事会，以便使它更民主和更有透明度。应该增加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数目，以便不仅加强地理代表制，而且响应国际社会各级表达的愿望和最不发达国家及小岛屿国家的声音。

瓦努阿图想祝贺所有那些承认在采取任何惩罚措施之前适当评估斐济和索罗门群岛的危机局势的国家。瓦努阿图共和国认为，在这个新的千年中，应该充分审查在危机时期对个别国家所实行的传统的经济制裁和其他制裁。在这方面，瓦努阿图代表团想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约翰·卡普廷爵士表示真诚的感谢，他如此能干地领导了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国家集团为了仔细的估价斐济和索罗门群岛的局势而向这两个国家派遣的太平洋部长级访问团。这个访问团还包括库克群岛外交部长罗伯特·伍恩顿先生；瓦努阿图外交部长；以及萨摩亚教育部长菲亚梅·内奥米·马塔法女士。

我还想借此机会赞扬斐济群岛共和国临时行政当局总理和全国和解与统一部长莱西尼亚·卡拉西先生就斐济局势所进行的雄辩的发言。我们还对索罗门群岛外交部长丹尼·菲利普先生所作的全面发言表示感谢。

我们都已发表了对未来的看法。现在是把我们的见解化为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呼吁建立一个更有效率、能更快的采取行动和更有效的联合国。我们必须拿出良好的意愿以坚决的实施《千年宣言》并再次承诺维护联合国的基本原则。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目标。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冈比亚外交事务国务秘书莫莫杜·拉明·塞达特·乔布先生阁下发言。

乔布先生（冈比亚）（以英语发言）：让我首先祝贺霍尔克里先生当选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主席并赞扬他自从本届会议开始以来所表现出的领导能力。考虑到他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毫无疑问，他将指导我们的审议工作成功地完成。

同样，我还想赞扬离任主席西奥-本·古里阿布先生有专业精神和有效率地指导了本大会的事务。

最后，我还要向秘书长表示敬意，他以有活力的和远见的方式执行了他的任务。我还想借此机会祝贺他提出题为“我们人民：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作用”的向前看的千年报告。

我想与前面发言者一道祝贺图瓦卢被接纳为联合国的最新会员国。

刚结束的千年首脑会议是一个历史性事件，它使最高层的世界政治领导人走到一起，再次承诺恪守联合国的各项原则。象首脑会议的正式宣言和结果文件所表明的，我们的领导人审议了联合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交换了意见并就本组织预期在二十一世纪中发挥作用探讨了各种想法。我相信，通过一致努力，我们作为人民的意志的执行者将振兴联合国，使它能够处理本世纪的各种挑战。

自从一般辩论开始以来，很多发言者再次涉及到在最近结束的首脑会议上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解决冲突、消灭贫穷、普及保健和减免债务。冈比亚共和国总统和我国代表团所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冲突局势，特别是非洲的冲突局势问题。我所指的是例如目前在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塞拉利昂、科摩罗、索马里、冈比亚和利比里亚存在的局势。

在安哥拉，我们关切国内冲突在继续，以及它对该国兄弟人民的福祉的不利影响。造成目前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安盟的顽固，这是公开的秘密。因此，我们赞扬联合国安哥拉制裁委员会，特别是福勒大使及其专家小组的工作，以指明如何削弱安盟作战能力的办法。我们希望，该小组报告中的建议能够得到充分和严格的执行，希望这能迫使安盟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我们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爆炸性局势及其对整个大湖区的影响，同样感到吃惊。因此，我国代表团强烈敦促交战各方、《卢萨卡停火协定》签字者，遵守该《协定》的规定和条件，以期加快和平进程。

关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我们对 2000 年 6 月停火现在受到遵守感到鼓舞，并且强烈敦促这两个兄弟国家加快全面和平协定的谈判，希望这一谈判能够导致非常令人遗憾已持续两年的边界冲突得到彻底解决。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在争端地区迅速部署一个维持和平特派团。

索马里继续引起我们注意。因此，我们赞扬伊斯梅尔·奥马尔·贾勒赫总统坚持不懈的努力协调吉布

提进程，终于最近选出萨拉德·阿卜迪卡西姆·哈桑总统。我们祝愿萨拉德·哈桑总统顺利完成组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府、一个全国团结政府的艰巨任务和重建这一倍受战争创伤国家的艰巨任务。我们也呼吁索马里所有各派把他们的分歧放在一边，以国家为重，加入实现索马里 1991 年以来未能实现的全国团结的协同努力。我们也欢迎索马里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它现在已开始在国际会议中占有它的席位。

距离我国更近，兄弟的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国内的局势动荡，继续使我们十分关切。但是，我国代表团对安全理事会第 1317 (2000) 号决议决定延长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任务期限，感到鼓舞。这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正在进行的努力一起，肯定不久就能带来积极结果。

这里，我们也要赞扬联合王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支持在那里的联合国部队，在最需要的时候表现出勇气和领导。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应该效仿这一榜样，以行动表现领导作用。我国代表团欢迎建立塞拉利昂问题特别法庭，以审判战争罪行和其他的暴行。我们唯一失望的是，同其他的法庭不同，该法庭的资金是靠自愿捐款。这样，我们怎能期望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有效的运作？我们是否认真想要结束有罪不罚的文化？我们也赞赏安全理事会正在进行的禁止“冲突钻石”贸易的工作。

在国家、区域和次区域一级，秘书长 1998 年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 (A/52/871)，仍然是我们解决非洲大陆各地冲突，同时解决发展问题及其努力的有益指导。

此外，卡拉希米关于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活动的报告确实也非常及时。但是，我们只有执行报告中的建议，并且尽快那样做，才不辜负这份报告。

除非洲的冲突外，我们也在密切注视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形势，如中东、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在中东，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和平进程和比尔·克林顿总统坚持不懈地帮助有关各方达成一项各方都能满意

的协定的努力。但是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特别是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仍然是中东公正与持久和平最可信的基础。

如果我们一致同意，在一个地区实力不代表正确，我们就应该把同样的原则应用到世界其他任何地区。我指的是一些局势。关于科威特与伊拉克间局势，我们冈比亚始终认为，国际社会应该迫切地找到办法，减轻伊拉克人民的痛苦。但是与此同时，伊拉克领导必须为科威特战俘和失踪人士负责。这些战俘和失踪人士的家属所受的折磨也太长了。而且，我们不能轻描淡写地处理科威特国家档案问题，这些档案仍在伊拉克人手中。这些以及所有在入侵时从科威特非法取走的其他财产，都必须归还。让我们公正对待科威特人民。他们期望国际社会给他们带来他们完全应该享有的正义。

让正义处处胜利。对利比亚的制裁已经暂停，但是，安全理事会为什么不完全取消这些制裁？利比亚已经遵守安全理事会规定的所有条件。因此，我们要求安理会履行它的承诺。还是关于利比亚，冈比亚政府要祝贺穆阿迈尔·卡达菲总统本着善意和尊重人权的精神，在解除菲律宾的人质危机中所起的突出作用。

我们也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和苏丹共和国在希法制药厂问题上的分歧不久能得到和平解决，这对大家都有利。

我们还认为，科摩罗人民也该听，以便他们能够通过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当地解决该国国内存在的分裂情况的努力，取得最后解决，促进非洲大陆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使我们都感到自豪。

让我回过来再谈制裁问题，但这次我要说的是关于古巴。对古巴实行的 30 多年的不公正制裁应该取消，全世界许多善意的人，包括在这里美国的一些立法者，都已经提出这样要求，他们想信，这种制裁处于另一个时代，它们不利于睦邻友好及国际合作。我们热烈希望，不久理智能占上风，以便我们能够最终

看到美国和古巴这两个邻国，两个能对他们的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作出很大贡献的伟大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国代表团欢迎由金正日主席和金大中总统 2000 年 6 月平壤举行的首脑会议所标志的南北朝双方关系的解冻。我们鼓励这两个兄弟国家继续沿着和解的道路走下去。我们希望这将导致两个朝鲜的最终统一。

同时，我们在这里再次向大会说明，大会有迫切的必要重新考虑其有关中华民国在台湾问题的立场。在联合国正处在十字路口，历史正在形成之中，以及我们正在谈论包容性、普遍性、全球化、民主化——还可以举出其它方面——的时候，一个拥有 2 300 万人口、为其他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家，继续被禁止参与联合国的工作和活动，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中华民国拥有国旗、国家仪式和被全世界所承认的制度。在技术以及电子产品、农业和医药领域，它也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这个国家面积相对较小，但在社会、经济、金融、文化、技术和科学成就方面，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确是一股应加以考虑的力量，是令人敬畏的强国。该国一向支持本组织倡导的任何事情：它的宗旨和原则、它的目的和目标、它的共有的价值观和梦求。中华民国并没有气馁。我们必须本着民主和公正的精神，允许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让自己的旗帜飘扬在联合国大厦前。

我国代表团坚定地认为，千年首脑会议这个历史性时机，是抓住机会，就使我们产生分歧的问题取得进展，不断向前迈进并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的时候，而不应该沉缅于过去，采取自欺欺人的做法或转而采用其它什么办法。如果我们认真看一看为千年首脑会议编写的文件——无论是秘书长介绍的那份文件，还是大会主席准备的那份工作草案——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重要文件所提及的几乎所有问题上，中华民国可以作出很大贡献。

让我们谈谈人权、民主和善政。人们忆及，今年3月18日，中华民国进行了第二次总统选举。有将近1 280万人参加了选举，几乎占台湾所有合法投票人的83%，来自所有政党的候选人进行了激烈的竞争。反对党赢得了选举，这导致权力以有秩序的和平方式，史无前例地由一个政党向另一个政党转移。在取得这一结果之后，该国仍然寻求成为本大厅中的一员。

在发展和消除贫穷领域，我们已目睹了若干事例，充分了解中华民国如何通过其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基金，始终与诸如亚洲开发银行、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机构开展合作，以支持世界各地的发展项目。

至于信息和通讯技术这一重要部门以及在这一领域中的巨大变化，中华民国在这一领域处于先驱地位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我们将着重谈一谈日益加深的数码鸿沟。我们必须架设跨越这道鸿沟的桥梁，不言而喻，这座桥梁的主要支柱之一就是中华民国。

因此，这个国家怎么能被排除在联合国大家庭之外呢？此外，在这个全球化和自由化的时代，人们不可能理解象中华民国这样的主要贸易国家怎么能被拒绝在国际大家庭中发挥它的合法作用。在二十世纪，中华民国是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范例之一，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它现在是世界上第十九大经济体，是第十四个最重要的贸易国家。而且，它还拥有世界上居第三位的外汇储备。

更值得称赞的是，中华民国多年来共派出了10 000多名专家赴世界各国培训技术人员，特别是培训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员。此外，它还一直向世界各地提供救灾援助，金额已达数十亿美元。该国继续对联合国向受自然灾害和战争之害的国家提供紧急救济和安置的呼吁作出迅速和积极的响应。

谈一谈海峡两岸关系，仅仅说明一下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进行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上，也是很有意义和帮助的。事实上，自1987年以

来，已经安排了1 200万人次的访问，有了1亿多封信件和电话的交流。仅在去年，就安排了200万人次的访问。我们满意地注意到，海峡两岸间的贸易额高达270亿美元。这些数字很有意义。因此我们认为，我们不仅应注意到，而且也应该支持中华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的和解姿态，特别是其要求举行首脑会议，在不规定任何前提条件、形式和地点的情况下，进行实现海峡两岸和解的努力。新当选的中华民国总统甚至更向前迈进了一步，他表示希望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能尊重两边人民的自由选择，共同努力解决未来一个中国的问题。

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我们联合国应通过考虑台湾海峡两岸如何能同时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从而促进这一进程。我们确信，就象前东德和前西德的情况那样，在联合国内并行代表分开的国家——除了为区域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之外——可以导致其实现和平统一。

与世界上的冲突局势不同，消除贫穷是一个我们更为关注的事项。实际上，在我们开始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贫穷仍然是我们可持续的人的发展方面的最大挑战。在这一方面，我愿提及在大约三个星期之前，冈比亚提出了1998年全国家庭贫困调查报告和1999—2000年全国参与性评估调查报告。贫穷调查显示，从事农业和在非正式部门就业的家庭，贫穷程度最高，分别占80%和85%。所确定的一些原因有：农作物产量低、无法获得贷款、降雨量少、土壤肥力差、失业、粮食不足、缺乏支付基本需求的收入、健康状况差以及缺乏教育。我们打算在《冈比亚2020年展望》——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蓝图——的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冈比亚共和国总统因此强调要使用拖拉机，采用机械化耕作和利用现代农业技术，以便增加稻米、花生和其它农业商品的产量，努力实现自给自足。

消除贫穷的努力还应包括健康层面。的确，正如世界银行正确指出的那样，如果不能大大改善人力资本，尤其是公共保健，那么就不可能大大加速增长。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全球疫苗和免疫联盟的概念的确非常有吸引力，尤其是它的战略目标。在此，我要赞扬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在为最贫穷国家提供疫苗方面所作的慷慨捐助，赞扬它支助为研制疫苗而开展的研究。

在具体谈到疟疾领域的研究时，我要自豪地指出，冈比亚医学研究理事会一直得到我国政府的支持与鼓励。该理事会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专门知识。我相信，全球联盟能够利用这方面的经验和专门知识来执行它的任务。

对我们西非国家来说，消灭疟疾是我们的最优先事项之一。我们，尤其是冈比亚、塞内加尔、几内亚比绍和几内亚共和国，一直在分区域一级举行会议，落实世界卫生组织的击退疟疾战略，并在国家一级研究其他防治办法，供在国家一级实施。

最近通过成功揭开人类基因的奥秘而在人体科学方面取得的突破以及基因科学的光明前景将是我們能够研究疫苗和药品来治疗世界各地的致命疾病。这项重大科学突破的最令人吃惊的一点是它对我们共同人性的再次确认。生命之书中所使用的语言对所有人来说实际上是相同的，无论其种族、宗教信仰或所在区域如何。

在努力使世界成为人类更美好场所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以更新的观点看待经济发展问题，例如债务负担和贸易机会、官方发展援助以及发展筹资问题等等。作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冈比亚期待着将于 2001 年 3 月举行第三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秘书长提出的敦促工业化国家考虑使最不发达国家的几乎所有出口产品都能够免税而且无限额地进入它们市场的建议。

我还必须补充指出，在处理最不发达国家的具体问题时，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全面解决严重的债务负担，而不是仅限对重债穷国倡议中所规定的几个国家采取这一做法。我们悲伤地注意到，国际社会解决非洲外债问题的努力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世界银

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的重债穷国倡议尽管是对全球努力的补充，但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完全取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应当成为现实。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债务负担将继续对提供足够资源以支助非洲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建设和缔造和平的任务以及联合国职责范围内的其他任务之所以得到推动是因为我们有幸建立联合国这样的组织，为此种努力提供了框架。正如秘书长在其题为“我们人民”的报告中恰当指出的那样，联合国是

“独一无二的组织，成员具有普遍性，工作范围包罗万象，涉及如此众多的人类活动领域。这些特色使联合国成了一个独特的有益讲坛，可以交流信息，进行协商，拟订准则，申明期望，协调国家和其他行动者的行为，实施共同的行动计划。”（A/54/2000，第 8 段）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这个组织并非总是能够有效发挥其维持和平以及其他重要作用。这主要是由于缺乏财政资源。因此，要想让联合国发挥其缔造者当初赋予它的作用，也就是满足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那么我们各会员国就必须为它提供必要的财政和其他资源。联合国应该在二十一世纪发挥更大的作用。

除了为联合国提供必要资源外，还需要开展一些改革，尤其是改革安全理事会。我们首先必须使其成员组成能够更好地反映当今现实。对安全理事会的任何改革都必须首先处理将非洲排除在目前常任席位类别之外的严重不正常现象。这一状况必须得到纠正。如果要改革安全理事会，那么非洲必须至少有两个常任席位。在象我们这样的组织里，否决权是对民主的背叛。安全理事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如果能认识到目前状况是不公平的，那将是其公平和正义意识的体现。那样我们就会知道它们也希望有一个以相互尊重和兄弟合作为基础的为全人类谋福利的安理会。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联合国是缔造者留给世界各国人民的最好遗产。它在过去 55 年里为大国和小

国都做了相当好的工作。如果我们有政治意愿加强联合国，使它能够执行使世界成为所有国家更好场所的这一艰巨但并非不可能的任务，那么它便能在二十一世纪更好地为我们服务。这是我国的希望。我们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我们应保持乐观，因为我们知道，正如皮埃尔-亨利·西蒙教授在巴黎大学恰当说的那样，生命始于绝望的另一边。联合国是在绝望之中成立的，它是全人类希望、和平、进步和正义的庇护所。它还应该在捍卫正义和真理方面成为抵御外部世界的暴行和痛苦的避难所。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有一位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发言。我提醒各成员，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限于 10 分钟，第二次限于 5 分钟，并应由各代表团在其座位上发言。

我请几内亚代表发言。

索乌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吃惊地听到利比里亚外交部长所说的片面而且毫无根据的话。他的话尤其涉及到几内亚与利比里亚兄弟邻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几内亚政府谨通过我提醒各成员注意我们依照我们的和平、睦邻以及支持西非分区域和解进程的政策，为制止利比里亚的种族灭绝和内战而作的种种牺牲。

几内亚政府在过去 10 年慷慨地欢迎 50 多万利比里亚难民入境，并继续欢迎他们。应该强调，这些难民融入几内亚家庭，他们从来没报怨他们在几内亚所受到的欢迎。在这一漫长的时期，国际社会对难民在几内亚所受到的堪称楷模的欢迎表示满意。作为《日内瓦公约》和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难民的公约的签署国，几内亚因此重申履行其国际承诺并遵守人权和人民权利的原则。

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正确地来自利比里亚的武器实行了禁运。蒙罗维亚当局的好战态度及其参与贩运钻石和轻武器是众所周知的。塞拉利昂战争仍未解决，因为塞拉利昂种族灭绝的叛乱分子得到蒙罗维

亚的支持，并被用来破坏该次区域、塞拉利昂和几内亚以及其他地区的稳定。

否认并不能使利比里亚当局解脱责任。我要强调，三天前对马森塔城镇发动的袭击是由蒙罗维亚一手策划的，在这一袭击中，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事务办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残遭杀害。在这一野蛮的袭击中，几内亚武装部队抓获了一些袭击者，包括一些渗入难民队伍的叛乱分子，他们绝对来自利比里亚，因为边界离蒙罗维亚只有几公里。将向国际社会提供确凿证据，证明利比里亚政府参与破坏非洲西部稳定。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驳斥利比里亚部长就据称几内亚共和国总统所作的讲话对发生的事件所作的错误的、故意混淆视听的描述，认为他的说法是无效的。我要强调，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兰萨纳·孔戴将军是一个热爱和平和有信仰的人，几内亚政府只是采取保护性措施，以便与难民事务办事处合作并在其协助下平息叛乱，并且区分真正的难民和叛军渗入者。

叛乱分子对马森塔的袭击把目标对准年青人、妇女、儿童和民间社会其他无助的阶层以及难民事务办事处官员，这表明几内亚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并且证明需要国际社会适当地评估在几内亚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因此谴责利比里亚政府为此负责。

我国政府向安全理事会通报了这些事实，昨天，安理会主席谴责叛乱分子对几内亚的袭击，并要求尊重几内亚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几内亚代表团很努力使大会充分了解事实真相，并查明这一对我国侵略行径的策划者和肇事者。我国代表团再次呼吁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尽快向几内亚共和国派遣一个实况调查团。我们仍然坚信，在这样一个实况调查团派出之后，非洲和整个国际社会公众舆论将清楚地看到利比里亚政府对破坏该次区域和平与和解进程所负的责任。

下午 6 时 20 分散会